



30年后再次相逢，老战友含泪相拥

本报报道让两位老人再续友情



陈鸣盛(左)与张毓生

本报讯 因着本报的一篇报道，失散了三十多年的老战友终于得以“团圆”。3月25日，87岁的读者陈鸣盛向记者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当日下午，记者赶到他居住的青岛光大汇晨养老院，详细了解了这段难忘的战友情。

2月7日，本报头版“封面老宝贝”的系列报道中，陈鸣盛位列其一。此时，有一位80岁的读者

张毓生被这篇报道深深吸引，他想确认陈鸣盛是否就是他多年来日思夜想的老战友。于是，他按图索骥，通过报道中提及的老年公寓名称，找到了陈鸣盛。当两人接通电话并确认后，商定了见面时间。“昨天他来了之后，一见我就哭了，我也哭了，陪他来的女儿也哭了，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都哭了。”陈鸣盛告诉记者，他与张毓生既是老战友，又是好朋友，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断联了三十多年。

陈鸣盛与张毓生年轻时在同一个军舰上服役。那时的陈鸣盛是“航海长”，张毓生是“枪炮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人共同且多次参加了海陆空大型演习。演习中遇到过各种“风浪”，在紧急关头，陈鸣盛曾以丰富的航海经验让张毓生脱

离了险境。就这样，两人在演习的生死战场上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训练场上，他们是战友；训练场外，他们是朋友。那时的张毓生谈恋爱遇到“瓶颈”，不知如何是好时，陈鸣盛鼓励他“最关键的是你看没看好她，其他的都是小事”。在陈鸣盛的鼓励下，张毓生和女友喜结良缘。

转业到地方后，两人刚开始还有联系。后来有一次陈鸣盛打电话给张毓生，发觉对方的语气显得有些“不耐烦”，他怀疑“战友的感情是不是有变化了”，于是就没再继续与张毓生联络。殊不知，那时的张毓生患病，说话不利索。就这样，两人友谊的小船不知不觉“像是翻了似的”，直到这次重逢才揭开了迷雾。

原来，张毓生心里一直牵挂着陈鸣盛。有一

天，张毓生独自去印象中陈鸣盛转业后的工作地点找陈鸣盛，但迷了路，直到很晚了也没回家。这让孩子们非常担忧，无奈之下打了110报警。当警察找到张毓生时，他嘴里不停地呼喊“老陈、老陈……”时隔多年，当陈鸣盛此次见到张毓生，了解了实际情况后，他禁不住泪如雨下，“我误会他了。”

虽然张毓生患过脑梗，说话不清楚，但当他一进门见到陈鸣盛时，一眼就认出了老战友，并与老战友紧紧相拥在一起。“我说你是不是毓生？他使劲点头。我也忍不住哭了。”陈鸣盛回忆起两人的故事，一再强调，“我有困难，他帮我。他有困难，我帮他。在重大的人生观念上，我们思想一致，是难能可贵的好朋友！没想到你们的报道起了这么大的作用，太感谢了！”（记者 王丽洁）

一个律师见证反家暴20年

从事反家暴工作20余年，李莹见证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家暴零容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今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掷地有声地表示：“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暴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为离婚净身出户

10年前，李莹收到谢木兰寄来的第一封信。丈夫经常对她非打即骂，喝了酒下手更狠。她一直有离婚的念头，那时候孩子还小，没法离。直到她养育大了儿女，带大了孙子，觉得“终于可以自己活一次”。

2006年，年过60岁的谢木兰第一次提起诉讼离婚。但男方不同意，法院没判离。谢木兰选择了离家出走，2013年，她再次起诉离婚，官司拖了一年多。对方表示可以离婚，但她要净身出户。

偶然听到李莹做的反家暴节目，谢木兰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希望法律能

够帮助她争取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份。

“谢木兰净身出户，以近乎自毁的姿态换取了自由。”李莹感慨，在她经手的很多案件中，受害者为了摆脱暴力，宁愿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财产让步，孩子抚养权也让步。

突然的撤诉

2016年的一天，李莹的热线接到李凌霄的求助电话。这是一位同样被家暴了40年的妇女。

李莹团队沟通妇联为其提供帮助，李凌霄住进了家暴受害人庇护所。这是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处置机制，主要功能是给家暴受害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场所。

李莹团队代理李凌霄向法院起诉，提交证据，坚决要求离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案后来急转直下。由于其丈夫生病住院几个月，庭审暂停，在此期间，李凌霄一直在医院照顾他。一

个星期后，李莹接到了李凌霄的电话：“特别抱歉，我还是想撤诉了。毕竟是孩子的爸爸，我不忍心不管他。”她补充道：“他说以后家里的钱都由我来管。”

李莹分析，管钱这件事对李凌霄来说很重要，因为40年来她在家中从没有享受过主导和掌控的感觉。

“我们常认为暴力越严重，反抗就会越激烈，但是家暴案例中，往往受害者结婚时间越长，家暴时间越长，越难离开。”李莹说。

受害者需要系统性支持

家暴受害者面临的客观困境包括文化的约束，很多人认为家暴是“家丑”，会产生耻感；或者担心离婚后子女受到歧视；也包括经济上的困境，很多受暴人收入不高，甚至没有收入，没有办法单独抚养子女；此外还有社会因素，比如有的地方公权力介入乏力，社会支持系统不足，让受害人有一种无助感和孤独感。

但心理上的困境是家庭暴力的特征之一，也是处理家暴的难点。这种心理状态的主要表现首先是习得性无助，长期遭受暴力而无法摆脱，会让她们丧失自信，产生无助感，从而会顺从、认命。另一方面，她们会产生恐惧、焦虑的情绪，害怕对方会给自己更大的伤害。不少家暴受害人提出离婚后，被施暴人继续以暴力相威胁。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此类暴力事件有一定的规制作用。在李莹团队的实践中，签发后被违反的很少，“基本不敢再打了，说明它是有威慑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转变，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正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签发率在逐步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签发的时间越来越短。

“家暴受害者需要的并不单单是法律援助，而是整个系统性的支持。”李莹说。

刘言

民政部：
康复辅具租赁试点
累计投入5.86亿元

本报北京讯 为了让更多有需求的群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康复辅具，2019年起，民政部等七部门先后在全国35个试点地区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试点。截至目前，35个试点地区已累计投入5.86亿元，服务累计91.68万人次。

下一步，民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品服务信息平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康复辅助器具区域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展示、科普、评估、配置、租售等一站式综合服务。推动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目录，使其成为养老助残和大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佳凌表示，下一步将加强租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辅具人才队伍专业化、规范化服务水平。（李玉梅）

全国首批养老护理专业技术人才出炉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正式公布该省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全省也是全国首批168名养老护理专业技术人才出炉，包括初级、中级、副高级三个层次。

随着养老服务体系的日益健全和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广大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更趋专业化、精细化、个性化，对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专业背景、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由于之前养老服务领域没有专门的职称门类，人才流失率高。

北京大学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陆杰华指出，江苏的相关经验可以借鉴和推广。还可以在很多方面细化：对应职称的奖励和津贴怎样完善，跨部门流动的职称认定，跨地区的职称认定是否可行等。（苏新）